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婆羅岸全傳 第十四回 得嬌妻暢借鸞鳳侶 進雙美大興溫柔鄉

卻說英姐養息得漸就平復，心中想道：「男子家不成總是這樣物事麼？怎麼我初次兒，便撞著了這個魔頭哩。」正在胡思亂想，他娘蘭姐走來，告訴他周翠兒那裡，擇日下訂的話。這就是女大當嫁，天經地義的事。這英兒有什麼的說哩。且又聽得鳳官這小子是個唱的，必是個清俊的人兒了，心下倒也十分合意。話休絮煩，卻說蘭姐，自從那日夜裡，和鄒公子私下裡結了約。這兩日是有客來，不親自出來接待，就叫六兒、麗兒兩上應酬著門面。不在話下。又過了兩日，這日正是英兒下訂的日期。周翠兒自己坐了轎子，兩上婆子跟著，捧了四個紅包，一徑往范家走來。蘭姐出來，接了進去。各人賀了個喜，說些謙讓的話。將紅包送上，不過是些喜茶果品首飾簪環之類。蘭姐隨即喚婆子們收下。進去扶了英姐出來，見過翠兒。兩下裡行了禮坐下。六兒笑著道：「鳳官兒，今年也是十六歲。配了我家這個姐兒，真是一對兒了。」翠兒接著道：「論起我們那個兄弟來，和姐兒站在一堆兒，倒也還是個郎才女貌哩。」說著大家笑了一回，蘭姐喚婆子排了茶碟兒，眾人陪著吃了些茶食。接著排上飯來，翠兒不好推辭，只得略用了些，就要起身。

蘭姐忙著料理些回盤的東西，收拾停當。翠兒道：「奶奶不用費這個心罷，倒叫我們不安的了。」蘭姐謙了一會子，翠兒道：「奶奶前兒曾說的，給了我家的兄弟，就不拘早晚，叫我們成就了，是沒得話說的。昨兒和鳳官兒商量著，若論年紀正是青春的時節。我們家也沒甚多人，即是奶奶這麼說時，倒是早點兒給他們做一處罷。」說著摸出個吉期的單兒來，道：「若蒙奶奶慨允了，這裡擇了個日子，下月正好大利。」蘭姐心裡，巴不得一下子發付了，就好料理著自己動身的，那裡還有不依的哩。聽了翠兒的話，忙來接過單子，道：「姐姐說了便是，我這裡沒有不允的。卻是甚期兒哩？」翠兒道：「上面寫得明白，是出了月第三日。」蘭姐道：「這麼是初三了。今兒是十六，相去只得十六七日。罷了，也還預備得來。只是沒甚的陪送。姐姐卻莫笑話哩。」翠兒道：「這是怎麼說起，奶奶到說這樣的話，我們有什麼來到奶奶哩。」說著作辭去了。

這裡英兒也知道那周家要來娶他了。蘭姐不免想著發送英兒的物事，不時的備辦些。六兒、麗兒兩個背地裡議論道：「周家是那裡的造化，平白的一朵花兒才放，就送了與他。怪不得急忙要了過去。不知奶奶是個什麼意見？」麗兒道：「想是前兒遇了鄒爺，把他弄怕了，不敢留他了罷。」六兒道：「怕他了，為甚麼還要在自己房裡去哩？」麗兒道：「你可就沒遇他的事，說起來也是個奇文哩。」六兒道：「我正要問你，卻是甚麼貨兒，這麼利害呢？」麗兒笑的捂著嘴道：「告訴了你卻莫要慌，那裡尋個棒槌子、絲瓜去哩。」六兒道：「也虧你受用了。」麗兒道：「告訴你也不信，那日我並不曾沾了身哩。」六兒道：「這可就是謊了，你不近他，他怎麼就罷了麼？」麗兒道：「他原是纏住了不放的，我說明兒對奶奶說，叫姐兒知道了，他就慌的不敢近我了。後來我所以就沒講的。這卻不是奇文哩。你道他這物事，怎麼這樣壯大的。他說遇了什麼異人傳授他的。還說些話，叫他來配合英姐。又是什麼年二八，你說可是奇文麼？如今奶奶和鄒爺過了兩日，不知得了甚秘訣。想是兩意相投的光景。只怕明兒奶奶還從了他哩。」六兒聽了，卻也有些可疑。道：「若是這樣，我們就要散了。你明兒怎樣哩？」麗兒道：「散了時，我們可就到周家住去。」六兒道：「我也是這麼想著。」這裡兩個私議，不題。

卻說英姐被鄒公子梳籠之後，外邊都知范家新上來個小粉頭。有知道英姐的，都道：「那個小女兒，倒好個頭臉，如今也接客了。不數日，傳遍了這縣裡。有風流的子弟們，總想著和英兒親近。這日，有個縣裡的少爺，在外邊聽得，范家的英兒，年才十六，新近上了頭。這少君悄悄的帶了個長隨，來到范家。莫麗兒出去接著，那少君坐下，略說了幾句話。長隨上來，向麗兒道：「你家有個英姐，喚他出來，少爺特為他來的。」麗兒聽說是縣裡少爺，不敢怠慢，忙進來告訴了蘭姐。

當下蘭姐恐怕英兒不出去，惹出事來。只得來和英姐說知了。英兒心裡想道：「過周家去沒多時了，倘又被他弄得似前兒那場，怎麼樣哩？」就推辭不肯接見，蘭姐道：「這個人是縣裡的人，你不去時，帶累了我哩。說不的要出去的。好姐兒，莫要難我的心了。」麗兒在旁道：「姐兒放心去的，這一次不比前兒了。」蘭姐聽了這話，想起前兒的鄒公子，卻也是他不說，被英兒吃了個苦。今兒他又來說好看話兒了。才要搶白他兩句，一想外面的客坐在那裡，不便閒話，就接著催英兒去。

英兒勉強站了起身，歎了一口氣，重新理了衣裳。麗兒幫著整齊了頭面。婆子跟著，一齊出到外邊，見過客坐在下邊。麗兒笑著道：「這姐兒不慣見客，少爺莫怪他禮兒不週哩。」這少爺接著說了些趣話兒，看看已是赤烏西墜的時光。不消說蘭姐在裡邊，安排了酒席出來，麗兒和英兒陪了少爺吃了些酒。少爺道：「我們是不能過夜的，今兒留個相罷，過一日再來暢聚便了。說著站起來，麗兒叫婆子們，照著少爺和姐兒進房。這裡麗兒款了長隨，和他吃了一回酒。那長隨免不得和麗兒乾了一節事。

卻說少爺和英兒進了房。英兒還是羞澀的，做不出來。少爺知他嬌嫩，拉到牀邊，替他解了小衣兒放倒。……少爺知道英兒情竇初開，不忍拂其美意。貼住他身子，停了一會兒，方才撒手。英兒忙將布兒，自己抹了番，婆子舀進水來，兩個都洗淨了。坐下吃了杯茶兒起身。英兒送了出來，這里長隨丟了相銀，跟著去了。

蘭姐出來，問了英兒，身上沒甚事，放下心去。大家安置英兒進得房來，吃了這一次甜頭，心下想道：「原來這件事，竟這麼有趣。俗語說的『頭難』兩字是不錯了。我過了那一個關兒，此後諒是不怕的了。怎樣能和方才這個人兒睡一夜，也還可以徹徹的領略些好處。」自此時常想著這事。

過了幾日，那周家送了些衣裳過來，又是許多的首飾。這算是行過個禮來。

又過了幾日，這日正是初三日了。蘭姐早已安排些發送英兒，當下喚人送了過去。到下午的時節，翠兒坐了轎，來范家迎接英兒過去。另有一乘新紅的轎子，給英兒坐。這裡忙著替他上了頭，沐浴過了。翠兒看著坐下轎子，自己辭別蘭姐回去。隨後蘭姐也坐了轎，親自送英兒。到門，翠兒接著，一同扶了英兒進房，和鳳官在牀邊坐了一坐，然後設起席來。鳳官、英姐上邊坐了，蘭姐和翠兒兩旁陪著，吃了個合盞杯兒。翠兒又敬蘭姐一杯。這蘭姐起身回去，翠兒送了。進來安放鳳官和英兒，替他掩了門，叫他們就臥。鳳官自己去了外件的衣服，來替英兒解妝。英兒觀看鳳官，果然一個白面俊生。眼留嬌態，口若施朱，真是不挽簪髻的處子一般，心下十分的愛戀。

當下兩個上了牀，鳳官原是解事的小子，見了這樣如花似玉的女兒，雖是自己將來不能受用，且求眼下的樂趣。英兒也急欲試他本事，不用勉強自己歪了下去。鳳官替他去了屜子，自己也精著下載。燭光之下，一對嫩白的身子，疊起股來。那知這鳳官年未弱冠，那物事兒尚未長足。英兒已是經過兩番的，見他如此渺小，心下登時不快起來。鳳官才要盡興，卻被英兒一動，歪了過去，那裡還能夠和他親熱。當下鳳官只得下了身來，分頭而臥。次日翠兒來到房中，見英兒神色不樂，自然是夜來不相得了。叫了鳳官，到自己房裡，問他端的。鳳官把夜來的事，述了一遍。翠兒聽了，存在心裡，也不言語。少頃，打發了兄弟，上范家的門去來拜見。蘭姐留著吃了晚酒。回家不題。

卻說蘭姐發送了女兒出去，過了一日，就備了個席，請出麗兒、六兒來道：「姐姐們在這裡只是怠慢，今兒英兒已出了閣。我想這門戶兒也接濟不來，莫要誤了姐姐。這縣裡有名的門頭盡多，那裡不可出個色？終年在這裡埋沒著，叫我心裡也不安。今兒這杯酒兒，盡些坐主的心。明兒兩個姐姐便打算了，好別尋安身的去處。」麗兒道：「在這裡叫奶奶照應著，有什麼話說哩。既是奶奶怕煩了，我們自然別處去的。又做什麼拘這個禮哩。」大家說著，吃了些酒。當日門前清靜，兩個仍舊歸房，商量齊投翠兒那裡去。

這裡蘭姐發付兩個粉頭，就喚了況家的進來，拿了一百二十兩銀子，出來給了他道：「這個算我贖身的罷，明兒等我去，這屋子出了讓你，只是你自來沒個事業，靠我們撞兩個錢，就過了這些年來。此後也要自己想個出路，莫要把這銀子混花了，可不能

夠再有了哩。你拿去罷，不要忘了我這話兒。」況家的聽了，不由的眼中流下淚來，道：「奶奶這樣疼顧我，叫我如何捨得散哩。沒奈何只得領著奶奶的罷了。只是奶奶這一去，我也不能久了。」蘭姐聽說，也不由的傷起心來，道：「這卻不是我樂意的，眼下又沒個一兒半女，將來下半世，叫怎麼個看的過，你只好好的過。我有好處時，少不得也時常喚人來照看你便了。」況家兒道：「若得奶奶這般用心，可知是我的造化了。」說著收了銀子出去。

蘭姐進房，吩咐婆子道：「明兒替我暗暗的去鄒老爺那裡，告訴他：『姐兒昨兒已是過周家那邊去了，家裡兩個姑娘也打發他別處去。況家的給了他銀子，和他說明了，再沒話說。只候著老爺這裡的信，好過來的。』」婆子一一的答應了。到了次日早晨，婆子不待蘭姐叫喚，就一徑尋到鄒府來。門上的問了他，何處來的？知道是院子裡的婆子，想是來尋主顧兒的。就道：「老爺昨兒不曾回來，不知今兒可見得著面哩。」婆子道：「老爺回時，費老爹的心，替我說一聲，是范家奶奶叫我來的，他就明白了。門上的答應著，婆子只得回來，通知了蘭姐。接著六兒和麗兒出來做別道：「我們今兒權且往周姐姐那裡去住著，又帶著看姐兒去。」蘭姐口裡雖是不說，心中卻也捨不得兩個散去。只是說過的話，不能又轉回來，只得讓她們去了。兩個於是坐了轎，到周家來。翠兒不知就裡，接了進來，只說蘭姐叫了來看英兒的。坐定了，六兒把蘭姐的話，細述了一遍。大家才曉得，他和鄒爺得了意，起了個從良的念頭了。當下英姐也聽在心裡，道：「怪不得，慌忙來把我送出在這裡，原來是這個意兒。只是況家的現在活著，又怎麼發付他哩？」接著聽見，翠兒就留住兩個在家裡。想道：「這裡卻又熱鬧起來了。」

到晚間悄悄問麗兒，況家的做何安放？麗兒道：「聽說屋子明兒讓他住，給了他些銀子，叫他自己過去了。」英兒道：「卻是跟了什麼人去哩？」麗兒道：「說起真是一段奇事，你道跟的是誰？就是梳籠你的那人了。」英兒聽了想道：「那麼物事，怎樣就合上了卦的。」笑著道：「你前兒和那人過了一夜，到沒有動了心哩？」麗兒道：「叫你得知，我那時才不急壞了哩！那裡受的，我就服了多少的下氣兒，他方離了身。我就替你捻著兩把兒汗的。那知竟是奶奶的對子，不知奶奶是什麼東西哩！」說著兩個笑了。

麗兒接著道：「你鳳官兒可還好麼？」英兒把臉一轉道：「真是個人樣兒了，還不把我悶壞了哩。」麗兒道：「就是英姐兒莫忙著，周姐姐接了你過來，你道是給鳳官兒的麼？少不得叫你應酬些客的。那時好叫你取些樂，就也不枉了這青春的了。今兒我們在這裡，怕不比他一個人的時，多些子弟來往麼。」英兒道：「這次兒不要又像前兒那人的，來把蛋我們上了。」說著笑了。翠兒走來，見他們正談得入彀，就叫麗兒在這裡和英兒歇，自己和六兒兩個一房睡了。次日出了兩個房，讓六兒、麗兒住下。不知後事，且聽分解。